

憶許壽裳師

袁聖時

民國二十九年秋，我因事故，從四川大學轉學到華西大學，那時恰巧許師任該校教部特約中英庚款文化講座，主講「小說史」和「傳記研究」；我因崇拜魯迅先生的緣故，於和魯迅先生有三十年交誼而思想性行都相近的許師，亦早景慕已久，又兼這兩門功課，都使我發生興趣，所以一齊選了下來；和我同選這兩門功課的，尙有也是因事故從川大轉學到華大的我的好友蔣仲明君。

上「小說史」的第一課，懷着幾分歡喜不安的心情，等候許師走進教室。——其實用「等候」兩個字，不免是稍有語病的，因為隨着上課鈴聲響動，呀然教室門開，守時間的許師，已經挾着白布書包，笑容可掬地走了進來。

七八年前的許師，精神比近一兩年尤佳，頭髮鬍子雖是白了，臉孔的顏色却紅潤而富有生氣，於慈祥和高中帶着威嚴，可親而不可犯。

「小說史」大體依照魯迅先生的「中國小說史略」講授，另加補充；「傳記研究」則係許師自編講義；兩門功課都同樣表現了許師的博識與精見，啓迪我的腦髓不少。

向稱頑劣的我，在過去十多年的學校生活中

，可說是從沒有好好聽過一點鐘課，童叟無知時代不要去管他了，便在長大成年，由中學步入大學時代，也總是把學校當作旅館，課堂看成驛站，師長們的耳提面命和傳道授業並沒有當它做一回事的。然而一到許師的手上，可緊緊地全部神魂都給攝住，先前的壞學生變做好學生了。

我開始把身體坐得筆直，目不轉睛地用心地聽講，寫第一本完整的筆記簿……

許師常穿一件舊藍布長袍，拄藤手棍，風快地行走在校園道上，精神之佳，我輩中亦罕與倫比者。當在一文中戲擬爲「打鳥的安特生」，許師後來看了也深爲莞爾。

不但走路，便在課堂上，許師也表現了同樣充沛的精神。他不像我們有些老先生那麼慢騰騰地，銜着一管長葉菸桿，泡了蓋碗茶，四平八穩地坐在藤圈椅內，說一句話吐一口痰的怪狀。不，他一點這類「名士派」的習氣也沒有，誠如某先生所謂：許師是一個老少年。

我頗愛聽課堂上許師紹興腔的國語，覺得很是親切，許師援古證今，指中例外，博奧淵雅，滔滔不絕，十分引人入勝，不是抱殘守闕的所謂「老師宿儒」所能比擬。口講之不足，還繼以手

的指畫和足的騰踏。記得在魯迅全集的某卷。曾有一幅許師和魯迅先生幾人合照的像片，許師身穿學生制服，翹首而立，意態軒昂，和眼前許師的形貌也大致差不多；不同的是眼前許師的嘴唇上多了兩片好像是膠黏上去的白鬍子罷了。

在那外侮與內爭並列的年代，無聲的中國有的只是「隨從我來」的聲音，憧憬的明光尙在半天雲霧，「你往何處去？」青年沒法不苦悶。許師是一座進步與自由的燈塔，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歸往，不致汨沒於風濤。他給我們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似乎倒比課業的傳授爲多。

然而漆黑的太黑了，燈塔在海濱竟也顯得那麼覺獨無依。選許師課的學生並不多，「小說史」有五六人，「傳記研究」只有我和我的朋友蔣君，外加一個偶來旁聽的某女士，如斯而已。守舊與維新之間，鴻溝天然，竟無法填平打通。

使我最難忘懷的，是許師辛苦編成的傳記研究講義，只爲了兩個不肖的學生。但是許師絲毫不苟，每週上課前一定要在圖書館裏鈎稽羣籍，作充分的準備。我因作畢業論文，每到圖書館樓上查書，從樓欄上望下去，總常見許師斑白的頭，伏在黑漆的寫字臺上，用心在十行紙上撰寫講

稿。有時拿起一卷書來，睜了一隻眼，睜大另一隻眼，仔細察看書上字跡。這真使我感動！因此我在空落的課堂上，恨不能化身千百，來接受許師道業的傳授。

偏偏事有湊巧，有一回在「傳記研究」的課堂上，朋友蔣君因病請假，旁聽女士未來，不算小的課堂裏，我坐在最前面的最當中。笑容可掬的許師照例準時挾着書包開門進來了。我真羞於把這種淒涼的景象呈現在我所最敬愛的師長之前，我很難過，時時有酸鼻之感，許師卻從容一如平日……

我的畢業論文「中國小說名著五種研究」，是在許師指導下作成的，草稿繳上去，經許師仔細看了一遍，大體極為嘉許，僅謂論紅樓夢小處尚有可商，給了幾乎最高的分數，使我非常感奮。草稿上錯誤字及點畫未真字均蒙許師細心剔出，更正於紙端，如小學生作文簿上光景，尤其令一向賦性粗疏的我慚感難忘，以後命筆屬文自然就小心多了。

我從華西大學畢業未久，許師也終因受不住舊勢力的排擠，離開了那繁華熱鬧的地方，在歌樂山度了幾年半隱遁的生涯。這幾年中，雖是音訊中斷，然而許師的形象總是常存腦膜，督我自新，催我振奮，社會的污暗尚不至淪我於不拔，許師精神感召的力量是宏深的。

抗戰勝利後我到重慶，又欣晤到我所崇欽的先生，身體健康，風貌如昔。彼時我與青年友人辦「文化新報」，承許師惠賜鴻文及題刊頭，援掖我們很大。惜因經費困難，支持未久，也不得

不如別的文化刊物一樣短命夭折了。三十五年夏許師到臺主持編譯館事，即函召我來臺工作。我懷着希望和歡喜無盡的心情，於七月啟程，從流東下，路上幾經障阻，八月底始和慧抵達臺北。是時編譯館人才極盛，衆星璀璨。方展宏圖，不料中經事變，政府改組，本館遂告撤銷，一切希

望和歡喜都付諸泡影了。更不料幾月以後，作爲一個忠厚長者，純以讀書治學爲務，無侮於人，無爭於世的許師，而有青田街寓所的慘禍，真是太可傷痛了！令人起天道無常之感，我還能說什麼？還有什麼可說呢！

（選自時代文摘）

您希望您的資金安全、可靠嗎？

請存入

唯一公營安全可靠的——信託公司：

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

利息十紅利

竭誠爲您服務

敬請惠顧

請洽：(02) 3117962
3117972-3

信託部：台北市館前路22號

